周易正義/07.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繫辭上卷七之三

周易正義
繫辭上卷七之四
孔穎達疏

繫辭上卷七之五

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精氣煙熅，聚而成物。聚極則散，而遊魂為變也。游魂，言其遊散也。

[疏]正義曰：云：「精氣為物」者，謂陰陽精靈之氣，氤氳積聚而為萬物也。「遊魂為變」者，物既積聚，極則分散，將散之時，浮游精魂，去離物形，而為改變，則生變為死，成變為敗，或未死之間，變為異類也。

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盡聚散之理，則能知變化之道，無幽而不通也。

[疏]「是故」至「情狀」。○正義曰：能窮易理，盡生死變化，以此之故，能知鬼神之內外情狀也。物既以聚而生，以散而死，皆是鬼神所為，但極聚散之理，則知鬼神之情狀也。言聖人以易之理面能然也。○注「知變化之道」。○正義曰：案下云「神無方」，韓氏云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為。則此《經》「情狀」是虛地之神。聖人極虛無之神，如變化之道，幽冥悉通，故能知鬼神之情狀。

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。德合天地，故曰相似。

[疏]正義曰：天地能知鬼神，任其變化。聖人亦窮神盡性，能知鬼神，是與天地相似，所為所作，故不違於天地，能與天地合也。

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。知周萬物，則能以道濟天下也。

[疏]正義曰：「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」者，聖人無物不知，是知周於萬物。天下皆養，是道濟天下也。「故不過」者，所為皆得其宜，不有愆過，使物失分也。

旁行而不流，應變旁通，而不流淫也。

[疏]正義曰：言聖人之德，應變旁行，無不被及，而不有流移淫過。若不應變化，非理而動，則為流淫也。

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。順天之化，故曰樂也。

[疏]正義曰：順天施化，是歡樂於天；識物始終，是自知性命。順天道之常數，知性命之始終，任自然之理，故不憂也。

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。安土敦仁者，萬物之情也。物順其情，則仁功贍矣。

[疏]正義曰：言萬物之性，皆欲安靜於土，敦厚於仁。聖人能行此安土敦仁之化，故能愛養萬物也。

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範圍者，擬範天地，而周備其理也。

[疏]正義曰：范謂模範，圍謂周圍，言聖人所為所作，模範周圍天地之化養，言法則天地以施其化，而不有過失違天地者也。

曲成萬物而不遺。曲成者，乘變以應物，不繫一方者也，則物宜得矣。

[疏]正義曰：言聖人隨變而應，屈曲委細，成就萬物，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。

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通幽明之故，則無不知也。

[疏]正義曰：言聖人通曉於晝夜之道，晝則明也，夜則幽也，言通曉於幽明之道，而無事不知也。自此以上，皆神之所為，聖人能極神之幽隱之德也。

故神無方，而易無體。自此以上，皆言神之所為也。方、體者，皆繫於形器者也。神則陰陽不測，易則唯變所適，不可以一方、一體明。

[疏]「故神」至「無體」。○正義曰：神則寂然虛無，陰陽深遠，不可求難，是無一方可明也。易則隨物改變，應變而往，無一體可定也。○注「自此以上」。○正義曰：自此以上，皆言神之所為者，謂從「神無方」以上，至「精氣為物」以下，《經》之所云，皆言神所施為。神者，微妙玄通，不可測量，故能知鬼神之情狀，與天地相似。知周萬物，樂天知命，安土敦仁，範圍天地，曲成萬物，通乎晝夜，此皆神之功用也。作《易》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，欲使聖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，雖是神之所為，亦是聖人所為。云「方體者，皆繫於形器」者，方是處所之名，體是形質之稱。凡處所形質，非是虛無，皆繫著於器物，故云「皆繫於形器」也。云「神則陰陽不測」者，既幽微不可測度，不可測，則何有處所，是「神無方」也。云「易則唯變所適」者，既是變易，唯變之適，不有定往，何可有體，是「易無體」也。云「不可以一方一體明」者，解「無方」「無體」也。凡「無方」「無體」，各有二義。一者神則不見其處所云為，是無方也；二則周遊運動，不常在一處，亦是無方也。無體者，一是自然而變，而不知變之所由，是無形體也；二則隨變而往，無定在一體，亦是無體也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道者何？無之稱也，無不通也，無不由也，況之曰道。寂然天體，不可為象。必有之用極，而無之功顯，故至乎「神無方，而易無體」，而道可見矣。故窮變以盡神，因神以明道，陰陽雖殊，無一以待之。在陰為無陰，陰以之生；在陽為無陽，陽以之成，故曰「一陰一陽」也。

[疏]「一陰」至「謂道」。○正義曰：一謂無也，無陰無陽，乃謂之道。一得為無者，無是虛無，虛無是大虛，不可分別，唯一而已，故以一為無也。若其有境，則彼此相形，有二有不得為一。故在陰之時，而不見為陰之功；在陽之時，而不見為陽之力，自然而有陰陽，自然無所營為，此則道之謂也。故以言之為道，以數言之謂之一，以體言之謂之無，以物得開通謂之道，以微妙不測謂之神，以應機變化謂之易，總而言之，皆虛無之謂也。聖人以人事名之，隨其義理，立其稱號。○注「道者」至「一陽也」。○正義曰：云：「道者何？無之稱」者，此韓氏自問其道而釋之也。道是虛無之稱，以虛無能

開通於物，故稱之曰道。云「無不通，無不由」者，若處於有，有則為物礙難，不可當通。道既虛無為體，則不為礙難，故曰「無不通」也。「無不由」者，言萬物皆因之而通，由之而有。云「況之曰道」者，比況道路以為稱也。「寂然無體，不可為象」者，謂寂然幽靜而無體，不可以形象求，是不可為象。至如天覆地載，日照月臨，冬寒夏暑，春生秋殺，萬物運動，皆由道而然，豈見其所營，知其所為？是「寂然無體，不可為象」也。云「必有之用，極而無之功顯」者，猶若風雨是有之所用，當用之時，以無為心，風雨既極之後，萬物賴此風雨而得生育，是生育之功，由風雨無心而成。是「有之用極，而無之功顯」，是神之發作動用，以生萬物，其功成就，乃在於無形。應機變化，雖有功用，本其用之所以，亦在於無也。故至乎「神無方，而《易》無體」，自然無為之道，可顯見矣。當其有用之時，道未見也。云「故窮變以盡神」者，神則杳然不測，千變萬化。聖人則窮此千變萬化，以盡神之妙理，故云窮變化以盡神。云「因神以明道」者，謂盡神之理，唯在虛無，因此虛無之神，以明道之所在，道亦虛無，故云「因神以明道」也。「陰陽雖殊，無一以待之」者，言陰之與陽，雖有兩氣，恒用虛無之一，以擬待之。言在陽之時，亦以為虛無，無此陽也。在陰之時，亦以為虛無，無此陰也。云「在陰為無陰，陰以之生」者，謂道雖在於陰，而無於陰，言道所生皆無陰也。雖無于陰，陰終由道而生，故言「陰以之生」也。「在陽為無陽，陽以之成」者，謂道雖在陽，陽中必無道也。雖無於陽，陽必由道而成，故言「陽以成之」也。道雖無於陰陽，然亦不離於陰陽，陰陽雖由道成，即陰陽亦非道，故曰「一陰一陽」也。

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仁者資道以見其仁，知者資道以見其知，各盡其分。

[疏]正義曰：「繼之者善也」者，道是生物開通，善是順理養物，故繼道之功者，唯善行也。「成之者性也」者，若能成就此道者，是人之本性。若性仁者成就此道為仁性，知者成就此道為知也。故云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」。是仁之與知，皆資道而得成仁知也。

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君子體道以為用也。仁知則滯於所見，百姓則日用而不知。體斯道者，不亦鮮矣？故「常無欲，以觀其妙」，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。

[疏]「百姓」至「鮮矣」。○正義曰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者，言萬方百姓，恒日日賴用此道而得生，而不知道之功力也。言道冥昧不以功為功，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。「故君子之道鮮矣」者，君子謂聖人也。仁知則各滯於所見，百姓則日用不知，明體道君

子，不亦少乎？○注「君子體道」至「極也」。○正義曰：「君子體道以為用」者，謂聖人為君子，體履於至道，法道而施政，則《老子》云「為而不宰，功成不居」是也。云「仁知則滯於所見」者，言仁知雖賢猶有偏，見仁者觀道謂道為仁，知者觀道謂道為知，不能遍曉，是滯於所見也。是道既以無為用，若以仁以知，則滯所見也。至於百姓，但日用通生之道，又不知通生由道而來，故云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也。云「體斯道者，不亦鮮矣」者，是聖人君子獨能悟道，故云「不亦鮮矣」。云「故常無欲以觀其妙」者，引《老子・道經》之文，以結成此義。「無欲」謂無心，若能寂然無心無欲，觀其道之妙趣，謂不為所為，得道之妙理也。云「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」者，若能無欲觀此道之妙理，無事無為，如此，可以語說其至理，而言其極趣也。若不如此，不可語至而言極也。

[疏]正義曰：「顯諸仁」至「之門」，此第五章也。上章論神之所為，此章廣明易道之大，與神功不異也。